

蕉

風

半月刊

63

日十月六年八五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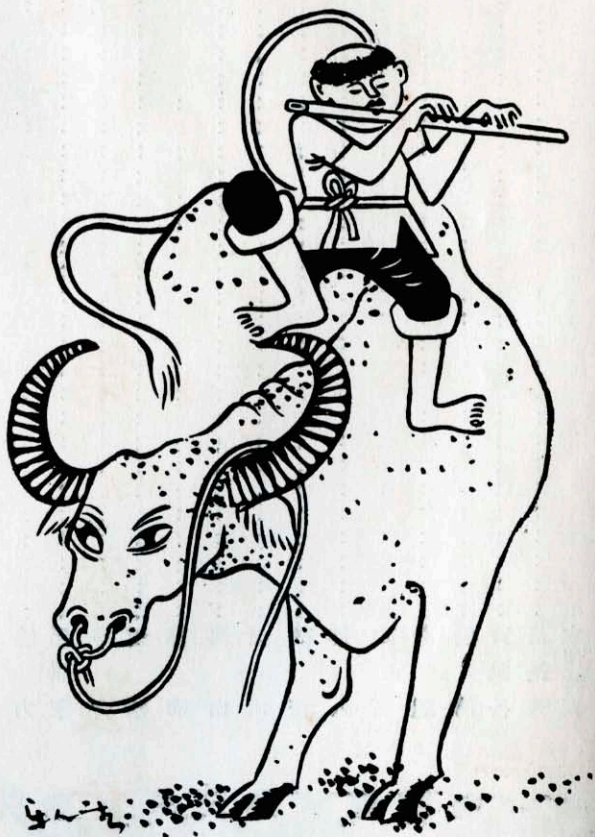
蔡期鍾 學文國法的義主然自

力 魄 譯選詩情來馬

來亞馬 語冷腸熱

青 申 役兵

秀長苗 子鶴的平和徵象



• 繪洋漁王 •

村 晚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本期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萬里望 | 自然主義的法國文學(文藝思潮) | 馬來情詩選譯 | 熱腸冷語(雜文) | 兵役(小說) | 單戀 | 奠詞 | 空虛 | 遙念 | 寄語 | 歧路(小說) | 朝拜聖地的回教徒(采風) | 青春的驕傲(散文) | 遺產(小說) | 重遊舊金山(遊記) | 象徵和平的鴿子(小品) | 文訊 | 讀者·作者·編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民 | 鍾期榮 | 魄力 | 馬亞來 | 申青 | 愛惜 | 萍卿 | 海山 | 白川 | 夢苗 | 梓人 | 白石 | 詩選 | 雪清 | 黃潤岳 | 苗長秀 | 本刊特輯 | |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報載：星加坡上次舉行大選時，有某政黨竟利用舞女拉票，成績頗佳。

倘若此非訛傳，我也要參加下屆競選，因為我和許多舞國佳麗都有交情，她們一定會幫我拉票，不當選才怪哩！（市民）

一回教領袖發表談話，說是要消除娼妓，只有把回教婚姻習俗修改，規定「一夫一妻」制。

其實，今天娼妓這麼多，只有規定「一夫十妻」制，才算得正本清源，澈底解決。（淑芬）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主席杜進才博士，奉馬大之派，經已飛英研究腦筋生理學。

希望杜博士學成歸來後，能替我們青年學生換一副好的腦筋，以便應付各種考試。幸甚！幸甚！（西村牧童）

社會主義醫藥協會會接到報告，內稱：「蘇聯人的死亡率，乃世界最低者。」

共產中國每年均有大批物資運去「朝貢」，蘇聯人賴此為活，既不愁穿，又不愁食，當然不會死得快啊！（紅鼻子）

英國國會現正醞釀一項提議，即向不結婚的男人課稅。這是由於英國男人都怕有家室之累，增重負擔，而且深知婚後便失去自由，不願娶妻，寧做獨身的寡佬。

家者枷也，男人連不背這個「枷」的自由也被剝奪，奚可哉！奚可哉！（王老五）

報載：一名二十二歲的華籍少婦，向高等法庭法官峇特羅氏申請和她的丈夫離婚，理由是她丈夫虐待她，經常過度的要求和她發生房事關係。峇特羅法官判決時稱：「過度的要求發生房事關係，構成法律上的虐待。」

筆者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替被告（她的丈夫）多娶幾個妾侍，這樣，不但可以滿足他的「要求」，亦可以避免夫妻之間的爭吵，豈不善哉！（梓雁）

新加坡世界佛教分會主席在一個集會上演說時稱：「世界上儘管有許多公正、完整的法律，却都未能有效地制止犯罪的事件發生；唯一能使人民得到和平相處的有效方法，便是鼓勵人民信仰佛教的大道理。」

想不到佛教的大道理有此妙用，可惜各國的政府都未能及早弘揚佛法，否則，所有的感化院都可以不立，天下也早該太平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綠波）

約·法·三·章

-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為題材。
- 行文以幽默輕鬆為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自然主義的法國文學

(下)

鐘期著

劇本

就戲劇言，十九世紀的劇壇，也截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在一八五〇年前，浪漫主義的悲劇，以無比的狂熱稱盛一時；一八七〇年後，則描摹風俗的寫實劇代之而興。

(一) 滑稽短劇和歌舞喜劇

當一八五〇至一八七〇年間，納比西(Émile Labiche 1815-1888)的滑稽短劇在巴黎皇宮戲院(Théâtre du Palais-Royal)演出，最為成功。成爲當時社會風俗的一幅真正諷刺畫。

此外，阿芳巴滋(Offenbach 1819-1881)、亞列威(Ludovic Halévy 1834-1903)、梅亞克(Henri Meilhac 1831-1897)，都是當時有名的劇作家，特別對於歌舞喜劇(Opérette)，有過一些傑出的曲本。他們都摧毀了傳統的在政治道德或技藝方面的約束，盡力暴露那放肆追逐物慾的世界，嘲弄權力和金錢，除追求快樂，使觀眾發笑外，別無他事，故不免近乎肉慾的輕佻和庸俗。

(二) 話劇

但是，自一八五〇年左右，先後有兩個劃時代的劇本出現，對於古典的、滑稽取笑的或通俗化的劇壇，發生了空前未有的大轉變。這便是以某種道德的論題爲主旨，而描繪當代習俗，感動人心的寫實悲劇。這兩個劇本，便是當時最有名的大劇作家阿徐哀的「加葡里爾」(Gadrielle 1849)和小仲馬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1852)。

阿徐哀(Émile Augier 1820-1889)的劇本，分散文和詩劇兩種。詩劇文筆沉鬱，缺乏詩人的才華。散文劇却十分成功，清晰、堅定、充滿熱力和真摯。他本人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他的作品(除了晚年的幾個劇本外)便在代表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精神：正直、具中等智慧、現實、愛秩序

，而尊重傳統、自由主義與和平。他最着重的一點，便在維護和保障家庭，認爲家乃社會組織之基本。同時，亦爲同時代中第一個提出「錢」的重要這一問題。對話生動，人物活潑有力，不失爲第二帝國社會寫真之寶貴文卷(註七)。

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的作品有十六個劇本，十二部小說和其他批評論著。早期的作品側重觀察，如茶花女是；中期的作品如「私生子」(Le Fils Naturel 1838)，已提出或防衛某些論題；後期的作品則偏重理論。作者不但描繪當時社會，憑藉道德原則以批判之，并進而倡導改革社會，要求以更高、更公正的法律，來改革社會不合理的病態。正因爲他親身嘗够了因出生而來的虛偽社會地位的苦痛，因而特別攻擊此種吃人的假面具，毅然爲那些未婚生子女的合理和私生子的母親辯護，戳破男人的個人主義的自私。爲了要求婚姻的合理和入道，他主張應基於愛情，而非以利害爲打算，尤應寬大地恕有人們過去的錯誤而予以自新。他那靈魂中的慷慨和寬大，雄辯的天才，銳利而諷刺的詞藻，無形地將舞台變成了裁判法庭。但無疑地却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作家，他的若干理想，不久便變成法蘭西之立法的精神。

邊格(Henri Becque 1837-1899)的「烏鴉」(Les Corbeaux 1882)和「巴黎女人」(La Parisienne 1885)兩劇，更確定了自然主義劇本的審美觀，此即懷疑或消極的人生觀。劇情的集中，現實的片斷而真實的寫照，謹慎而簡潔的文筆，側重諷刺，刺骨的透視，嚴格的悲劇型態。這一原則對於話劇的發展發生了決定的影響。

此外，安多瓦(André Antoine 1857-1943)的自由戲院，尤着重佈景應與真實酷肖，及對話時應自然等，亦曾獲得一度成功。

小說

(一) 自然主義小說的創立

實際上，寫實小說的誕生，係由於一本名為「波華妮夫人」(Madame Bovary 1857)的小說出世而開端。這本小說的細膩精確的描寫，使作者佛羅貝兒立刻成名。而且展開了一項新的藝術，使浪漫主義小說至此消逝，而確保了寫實小說自一八六〇年以來壓倒的優勢。并由名小說家左納及龔古兄弟為寫實主義寫下了重要的階段。

但是，初期致力於寫實的左納，却逐漸趨向於自然主義。一八七八年，并和當時的五位作家組成「梅丹社」(Groupe de Médan)，每逢星期日便在梅丹左納的別墅中聚會論文。這五個作家，便是余斯曼(Huysmans 1848-1907)，莫伯桑，亞力克斯(Paul Alexis 1847-1901)，賽雅(Henri Céard 1851-1924)和亨利克(Léon Hennique, 1851-1935)。就在一八八〇年刊出戰鬥性的歷史文集「梅丹夜話」，冠以一篇向現實挑戰的大胆作風的序言，立刻震撼了當時的文藝界，而引起了不小的喧嘩。也就在這一年同時，左納於其名著「經驗的小說」(Le Roman expérimental)中，完成「自然主義的理論」。

當時在「梅丹夜話」(Les Soirées de Médan)集中刊出的作品為：

左納：「磨坊之歡」(Zola: L'Attaque du Moulin)。

莫伯桑：「短篇故事集」(Maupassant: Boule de Suif)。

余斯曼：「背囊」(Huysmans: Sac au Dos)。

亨利克：「七大事」(Hennique: L'Affaire du grand Sept)。

亞力克斯：「戰鬥之後」(Alexis: Après la Bataille)。

賽雅：「血」(Céard: La Saignée)。

但是，我們却不可將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混為一談，雖然二者是彼此吸收，幾乎很難明顯劃分。所謂寫實主義(Le Réalisme 1857-1880)，係單純地將「實際」的全部真實地描摹出來，因此，創造出考証的小說(Roman documentaire)。自然主義(Le Naturalisme 1880-1890)則憑藉科學，創造出經驗的小說(Roman expérimental)。前者以觀察的方法，寫出生活的印象或感覺。後者則加以科學的方法，創造經驗，達到單憑觀察所不能獲得的結論。正如自然主義的創始人左納所說：「小說家是一個觀察者，同時也是一個經驗者。因其為觀察者，故將其所觀察之事實寫出，安頓了出發點，確立了堅固的陣地，然後使他所描寫的人物和現象，能夠自由發展。復因其為經驗者，故能使其所描寫的人物，在各別的情況下行動發展，創造經驗，以顯示出其後一連串的事實，係由於各種現象的研究，發自命定論的要求而生之必然結果。」(註八)此外，寫實主義并參雜近代的和過去的，或遙遠的地方生活縮影。自然主義則幾乎只專門描寫現實。寫實主義并注重文章的結構，和保存文筆的滋養。

自然主義則不然，他們只想簡單地繪出生活的片斷，故不拘泥於文筆。并以為一個小說家不應在文筆下面，讓人家窺見出他的私意，此為二者根本不同之點。

(二)幾個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介乎浪漫與寫實之間的佛羅貝兒(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佛氏為介乎浪漫主義與寫實之間的唯一作家，少年時曾赴各地旅行，遠至埃及、突尼斯。自一八五七年「波華妮夫人」一書問世，即名噪當時。雖因這本書涉訟過，却終獲無罪的判決。

佛氏因所受教育，及在文學方面對雨果的偏愛，和個人幻想的奇癖，並推崇郭鉄哀「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十分着重完美的型態和彫刻的技術，常常為了挑選一個形容詞而焦慮到流汗，反覆地修改他的文句，直到聽起來顯然悅耳為止。因此，佛氏實為後期的浪漫主義作家。

但是，佛氏却知道制馴他自己的幻想，他很細心忍耐地將自己的作品淘汰又淘汰的精製。他認為小說不應是個人秘密的傾吐和幻想的結晶，而應是人類靈魂的鏡子和生命的寫照，情緒和憐憫應出自事物之本身，而非以作者施諸讀者之直接壓力而生。因此，他主張小說應為客觀的、繪物的、無感覺的，再加上他個人對人生的懷疑與悲觀，故佛氏又為一個寫實主義者。

佛氏的作品，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對近代的觀察，如「波華妮夫人」，「情感的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1870)，「簡單的心」(Un Coeur Simple 1877)等。一類是借引古史，如「沙蘭博」(Salammô 1863)，「聖安多瓦的企圖」(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1874)等，差不多都可稱當時傑作，且為法國文學中不朽名著。

佛氏在「簡單的心」中，以一個貧窮缺乏智慧的女僕為題材，寫出她那天真、幼稚、奇怪的感情，但却可透見的一顆純真善良的心，她懂得愛，而又慷慨地去愛人。那簡潔的筆法，強有力的描寫，別具風味而深刻撩人。佛氏最崇高的理想，便是他的宗教的藝術。他以為只有宗教為精神痛苦的唯一良藥及生活之真理，人類的精神和意志，唯有憑藉藝術，才能接觸到它們的目的。亦唯有在藝術之中，始能認識並創造人生，藝術之外則一切均屬無能為力之幻景，這便是哲學思想的最後一階段。佛氏用它來結束了浪漫主義時代，將文學領入批判的沉思方向。

●自然主義的創始人左納：左納(Ermile Zola 1840-1902)七歲喪父，二十歲時曾受僱於巴黎一間書店工作，已開始為幾家報紙寫詩和短篇小說。一八七一年，他那部有名的巨著「賀根·麥加」(暫譯 Rougon-macquart)的第一冊問世。這是一部包含二十冊的連續性小說，直到二

十二年後（即一八九三年）才全部告成。全書是敘述第二帝國時一個家庭五代相傳的歷史。作者研究每一類型，及各該類型雖本源相同，但由於後天之情狀各異，及環境之變遷，而其遭遇各殊，特別指出生理學及遺傳之重大影響。在這部大著中，作者描寫出各種社會階層，各式人物及其生活方式。這便是：描寫享樂者的「娜娜」(Nana 1880)，描寫工人的「陷阱」(L'assommoir, 1857)和「萌芽」(Germinal 1883)，農人的「大地」(La Terre 1888)，布爾喬亞的「家常」(Pot-bouille 1882)，商人的「太太的幸福」(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財政家的「錢」(L'Argent, 1891)，及政治家、藝人、軍人、教士、醫生等。原來左納一面實受大哲學家代勒(註九)的影響，而同時又受實驗醫學的影響，欲將代氏的哲學精神，和醫學上的生理遺傳，及心理學的科學方法，輸入小說之中，因而自命為自然主義的作品。但不幸這整部巨著的大部分，却仍免不了為荒誕的幻想所充斥，如「戀愛之頁」(Une Page d'Amour, 1878)和「夢」(Le Rêve 1888)，便是最好的例子。

左納為了寫作他的小說，會親自去作種種實地的觀察和體驗，如遊歷和察訪菜市、大商店、鑛場、跑土火車頭等。由於他豐富而有力的想象，使其人物刻畫出神，靈活如生。特別對於嘈雜和亂鬧的場面，熙來攘往的人羣，零亂的市街，罷工集會和騷動的描寫，尤為獨到。但為了配合此種鏡頭所需，左氏常不免過分誇大或歪曲事實，甚至將他的人物粗暴不知放大了若干倍。故左氏的寫實的歌頌英雄文集，實無異於社會紀實史，與雨果的「歷代傳奇集」(Legende des Siècles) 極為接近。也就是這種浪漫主義和詩的力量，成為左納作品的真正價值。

所有左納的作品，唯「陷阱」與「萌芽」最為成功，前者不失為巴黎工人的紀實文學，後者則為描寫法國北部礦工的英勇史蹟。在這兩部作品中，作者以真實的筆調，緊嚴的精密觀察，寫出當時工人的實生活，遠比任何其他作品含有更多的真實和誠摯，亦最能代表左氏自然主義的思潮。左氏自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年間，雖極力為其所倡導的自然主義戰鬥，但當晚年，因有名的德赫赫斯事件(註十)，却使他從此放棄了描寫現實，而開始憧憬和歌頌未來。在他最後的兩部作品即「三城市」(1894—1898)和「四福音」(Les Trois Villes Les quatre Évangiles 1899—1903)中，象徵的典型代替了現實中的人物，正義的維護和博愛的夢想，成為他的理想和信念。左納自動地以救世主的聲調，來頌揚人類社會之基本的宗教道德。一九二〇年不幸因煤氣意外中毒身故，遺體長眠於國葬館(Panthéon)，供後人無窮之憑吊。

對於左納的作品，有人指責其過於偏重描寫當時社會之醜惡及最卑賤的生活。但一般說來，左氏才華充沛，文筆生動有力，其作品實為當時社

會的一幅有生命的畫面。

①自然主義的讓古兄弟：愛德蒙(Edmond 1822—1836)和徐爾·讓古(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兩兄弟，在十九世紀法國文壇，寫下了重要的一頁。他們會輸入或至少是指出，自然主義的三大特性。此即：①以報館採訪式代替心理學的分析。②科學的偏愛，常以臨床實驗，歇斯底里(精神病之一)心理病態種種病理學的研究，代替心理學研究。③他們以為最平凡的事件，和最通俗化的環境，乃是真正的寫實主義之領域，唯其材料愈粗俗，則其所繪出之真實愈多。

因此，讓古兄弟便自以創造病態的、神經質的、熱情易感的作品自居。他們在文學上，同有其固執及偏向。他們務求將荒誕的幻想自小說中淘汰殆盡，使成為純粹對現實社會之考証研究。他們對生活的觀察，也局限於最小範疇，此即僅就一些意外的、變態的性格，或多少帶有病理學特徵的那些人，如文學家、新聞記者、畫家、富有的資產家、走繩索的賣技者和當時的巴黎少女。故其作品，可稱當時描寫性格之作。

然而，讓古兄弟的文筆，却特別曲折、精緻，近乎穿鑿。他們不像佛羅貝兒注重完美與和諧，但却特別注重使用修辭學及字句的效果，因此，便選用那些罕見的形容詞，和特別強有力而明顯的字眼，並附以精細縝密的註解，用強烈而動人的感歎和神經的震顫，俾使讀者恍如身臨其境的有切膚之感。因此，讓古兄弟實創造出印象派的文筆，對於當時寫作界確發生過重大的影響。

讓古兄弟合著的小說，可略舉如下：「德瑪夷」(Charles Demailly 1860)、「莫其項」(Rene Mauperin 1861)、「沙洛薩」(Ma Nette Salomon, 1867)等，和若干悲劇及遊記。自徐爾死後，愛德蒙一人繼續著述，計有：「艾利沙姑娘」(La Fille Elisa, 1877)、「親愛的」(Chérie, 1884)等小說及劇本。尤致力於十八世紀文藝及社會之專論和介紹日本藝術，並刊行一八八七至一八九六年讓古日報(Journal des Goncourt)九冊。此項日報，原溯及一八五一年始，尚有十一冊，依讓古遺囑應一併發表成為全集。但因其中涉及不少私人不愉快事件，故迄未發表，已將原稿存國家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并依其遺囑設有「讓古學院」(L'Académie Goncourt)，每年以獎金授予文學作品中最富想象之小說一本。

②自然主義兼印象派的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都氏幼小多病，身體衰弱，而又家道中落，黯澹的童年和顛沛的少年時代，在他的記憶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對他的一生和寫作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原來都德有着天賦的熱情和敏感的詩人氣質，懷着同情的飢渴，和對

人道崇敬的複雜心情，却到處遭受白眼，親身體會人世的炎涼。那陰沉的過去，正像一層黑影，掩蓋着他最明朗的思緒和想象，使他這一份無法遏止的悲哀，便自然地傾注於字裏行間。因此，充斥在他作品中的，不但是他個人所見到的生動的印象，而且是他所感覺到的，那曾經苦痛地或溫馨地震撼過他的靈魂的東西，在快樂中有眼淚，在歡笑裏有悲哀，所以，讀來特別富人情味而感人心弦。

但是，都德却知道克制自己內心的戰慄，而清楚地呈現出他的情緒所由產生的外部原因，使他的感覺客觀化。他確切地指出那震撼或愛撫他的心靈的事物，使我們能親切地體會到這些事物和感覺，一如我們自己親身遭歷般。因此，他的作品是客觀的，但并非無感覺的。而且他知道怎樣運用心理學的推想和內在的經驗，去創造他的作品，但却并不是自我的誇張。在我們前面所尋求的寫實派的詩人中，唯都德為真正而唯一可當之無愧者。

都德對於歷史的研究和近代風俗的描摹會不遺餘力，如「拿牌」(Le Nabab, 1870)便在描寫法蘭西第二帝國末年政治家和金融界的驕淫，「流亡皇帝」(Les Rois en exil, 1879)則繪出面臨崩潰的殘存皇室的顛沛。而對地方風俗民情的描寫，則有「達拉士孔的嬉嬉汗」(Tartarin de Tarascon, 1872)、「嬉嬉汗在阿爾卑斯山」(Tartarin sur les Alpes 1885)和「達拉士孔港」(Port Tarascon, 1890)，非但滑稽諷刺，而且對法國南方人的性格和氣質之描繪，尤為淋漓盡致。由於這故事，「嬉嬉汗」成了民間流行的好說大話而天真的英雄的稱俗。但大體說來，都德的作品，大都以當時小資產階級或勞苦大眾的苦痛悲愴的生活為題材，寫出那為生活煎熬，為生活掙扎，而喘息的，有血淚的現生活真貌。如「孤雛淚」(Jack 1876)便是描寫一個無意中被母親拋棄了的私生子，因癆病的折磨和絕望的悲哀，孤另另地死在醫院的故事。「女伶人」(Fromont jeune et Risler aîné, 1874)、「莎菲」(Sapho, 1884)和「小東西」(Le Petit Chose, 1888)等，則更寫出當時貧窮的文人、詩人和藝人的慘澹生涯。「福音者」(Évangéliste, 1883)一書，都德進而以心理學的立場，來分析一個天主教對「死」的種種看法和內心的困惑與煩擾。其中以「小東西」為都德本人少年時代的紀實，最為親切動人。「女伶人」最為哀艷淒絕，尤為都德之代表作。

都德的散文和短篇小說，描寫細膩，文筆纖緻，充滿豐富的想象和真摯的熱情，兼具自然而高尚的風格，如「磨坊文札」(Les lettres de Mon Moulin, 1869)和「星期一故事集」(Contes du Lundi, 1873)尤為風行全世界的文學作品。

要之，都德是一個具有親切的感情和稟賦的天才作家，他能體會而且

了解各式各類人物的型態及生活。那些醜惡的或可笑的情景，隨時引起他諷諷的興趣；而那些不幸的苦痛，更深深地觸發他心靈的共鳴。他那深遠而鋒利的透視，輕鬆而幽默的諷諷，豐富而生動的想象，真摯而撩人的溫情，時時流露於作品中，交織成一種輕捷、明朗、強有力、協調，而自然隨意的文筆，與藝術的完美，能夠滿足并取悅於任何讀者，無論其為通俗的、平庸的、或精細的靈魂，都能從他的作品中找到適意與興趣。因此，都德不但為當時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而其聲名並與時增大(註十一)。

⑤ 純寫實主義的莫伯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莫伯桑是一個才能雄偉的作家，他雖被列為當代自由主義中之台柱，但嚴格說來，實為繼佛羅貝兒後最純正、最能充分表達寫實主義的藝術的唯一寫實作家。在他那些卓越的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中，其文筆最為簡潔，而其觀察最為正確，並不因任何情變、理想，來改變現實的真相，亦無如何幻想或誇張，也不標榜甚麼高深的哲學。他把握着「各種現象不停地川流」的理論，認為人類是醜惡的、平庸的、粗野的，由於各人自私自利的要求而強暴或奸詐，更憑藉此強暴或奸詐去追求快樂和幸福，物慾和身體的滿足，通常便是此種追求的對象。這便是法國中產階級或一般廣大民衆的特性。莫伯桑冷眼旁觀，用他自己對於幸運、財富和享受的渴望、身體上有形的感觸和活動來批判。他所描寫的人物，大多為農人、地主、雇員、小資產階級和一些型態不同的個人。他覺得除了上面的特徵外，在他們身上再也找不出他物。但是，莫伯桑並不指出這些現象的原因，僅用「理想」、「慾望」、「情愛」、「意志」等名詞陳列出那一連串的事實。他的寫作態度是綜合的，即用那些生活的外表、變化和行動，來表示出與良心和內在的力量關係。因此，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真實而堅定的實際。

莫伯桑的作品，用雄厚而有力的文筆，繪出在他實際經驗中所會接觸過的一些平凡粗俗的人物型態及其生活周遭，沒有凶殘，也很少愛憐，却有一股輕蔑的嘲弄，使他的敘述顯然帶有一絲尖酸、陰森、沉鬱的諷刺意味。此種筆調，於其早期作品中尤為明朗，但隨着現生活中的視野愈廣而日見沖淡。尤自一八八四年始，一種由於心神困擾而生的精神錯亂的病態漸漸地攫取了他，使他傾向於這方面的描寫。如「誓死不渝」(Fort Coeurme La Mort 1889)，便是描寫一顆心中的雙層戀愛的困擾，卒至自殺的悲劇。特別是「阿爾納」(Hortia 1887)，更能表達出作者病態的精神上的困擾。也由於此種病態，使他開始憐憫人類的可悲和不幸。曾經一度，他自己感到恍惚要發瘋了似的。於是，他用靈魂中的鮮血，寫出一些奇異的短篇故事，繪出在慢性神經病過程中精神錯亂所生的幻覺。他的描寫是那麼正確，致使精神病專家亦為之贊歎。然而，不幸就在他的寫作高潮中，莫伯桑忽於一八九一年宣告神經失常，一度自殺未遂後，被送入

巴黎神經病專家卜郎士療養院(La Maison de Santé du Dr. Blanche)。
從此，莫伯桑沒有回復他的理性，即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卒於療養院中。
莫伯桑自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十年中，寫成六部長篇小說，如「一生」(Une Vie, 1833)、「誓死不渝」、「我們的心」(Notre Coeur, 1880)等，和三百個短篇小說。其第一部成名作，便是在「梅丹夜話」集中刊出的「短篇小說集」，而以「一生」最能代表他的一般作品的風格。他從繁複錯雜的現實中，抽出一個最簡單的女人，一個可憐的女人，寫出無數女人的痛苦，和現實生活中共同的一般的苦痛，那種抑鬱的淒涼，哀傷的力量，却是無止境的永恆在我們心中滋長。要之，莫伯桑實為當時最接近純正的寫實主義的唯一代表。

除了上述的幾個最偉大的作家外，余斯曼(J. K. Huysmans, 1848—1907)、穆雪(HeNri Murger 1822—1861)、和克拉德爾(Léon Cladel 1835—1892)等，亦不失為當時有的名作家，而各有其獨到處。

結 論

在近代法國文學史中，自然主義的文學，無疑地寫下了重要的一頁。上面所述，不過僅就文學中最蓬勃最發達的略述其梗概，兼及當時最偉大的作家及其作品，俾可略窺全貌。至於其他各枝，如哲學、史學、文學批評、及文學史、遊記、回憶錄、與道德的或宗教的文學，十九世紀中亦各有其偉大作家及名著，茲姑從略。

要之，浪漫主義係對古典主義的反動，而自然主義則為對浪漫主義的反動。只因浪漫主義反對古典主義的刻板、拘執、謹嚴，便提倡打破一切規則，儘量放縱個人情感，以至浪漫派的作品，到了後期，非但無病呻吟，而且近乎荒誕空虛。針對此種流弊，遂有以現實為主題，而着重真實地描摹現實的全部和真面目的寫實主義代之而興，更加左納等之提倡，以實証哲學和科學的精神導入，而成為自然主義文學。但是，對於自然主義，又有人指責為：第一，物質論之觀點太濃厚。第二，因其暴露現實之醜惡，故其描寫，不免近乎敗壞風俗。第三，它的大胆的文學作風，毫無審美的觀念。因此，正當自然主義高度發達的當中，另以象徵主義為號召的新興文學，又開始搖旗吶喊地崛起，而向自然主義進攻了。這便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學新方向。

註七：Augier 的主要劇本約如下：女冒險家(L'Aventurière 1848)、加葡里爾(Gavrielle 1849)、菲力比特(Philiberte 1853)、金腰帶(La Ceinture dorée 1855)、獅子和狐狸(Lion et Renards 1869)、加維列夫人(Madame Cavelet 1876)等。

註八：Zola: Le Roman expérimental p. 1。
註九：Taine (Hippolyte—Adolphe 1828—1893)：法國有名的哲學家 and 批評家，試以自然科學之實驗方法，適用於人類精神產物。氏以為天才的作家和偉大的文藝家，常受其本身氣質之支配，而地理的影響，特別是種族、時間和四周環境三者，尤為決定性的因素。

註十：L'affaire Dreyfus. 為對一名猶太軍官的間諜罪訟案，Alfred Dreyfus (德赫費斯)涉嫌一封致外國人洩露軍事秘密函件的寫信人，被軍事法庭於一八九四年判處流刑，法國各界隨即成立了一個要求再審團，由參議員 Scheurer—Kestner 和左納領導，為德呼籲，左納并發表了那有名的「我控訴」(J'accuse)。後來因附帶訴訟及另一軍官自殺，本案遂被發還更審，改判十年監禁。一九零六年終由法國大理院廢棄原判。此一轟轟烈烈的事件，在法國近代政治史、社會史及宗教史上，均留下嚴重之反響。

註十一：關於都德生平及其作品之詳細介紹，可參閱拙著「都德與小東西」(大學生活第三卷第四期)及都德原著「小東西」之譯本。

馬來情詩選譯

• 魄 力 •

白鴿自哪兒飛來？

從沼澤到了稻田。

愛情是怎樣形成？

從眼睛直至心窩。

當稻熟了，割下來，

明天它可能會被風刮落。

我們在一塊時，好好珍惜，

一朝分離夢裡也會牽念。

嫩葡萄葉汁味很甜，

河岸上有笛聲幽幽。

親愛的人兒，依近我，
別讓我等得太長久。

熱腸冷語

馬亞來

兒時聽到這麼一個故事，至今猶有深刻印象，未能忘懷。

話說有兩個母親，爲了爭奪一個孩子，糾纏不清，是非莫辨，便上訴到國王那裡。國王聽了兩造之詞，沉思一會才說：「你們都說孩子是自已所出，我也不易判決。現在有一個法子，就是把孩子放在中間，你們動手去奪，誰奪到就是誰的！」於是，兩個母親依言行事，各執孩子的一隻小手，用力向自己身邊拉。這樣一來，孩子哇哇的哭個不已，那真母親不由自主的把手一鬆，假母親就將孩子奪了過去。然而，聰明的國王看在眼里，立刻對那假母親說：「這孩子決不是你的！」此語一出，所有觀審的人爲之駭然，假母親更是不服。國王接着解釋說：「孩子被這麼一拉，忍痛不住，哭得很大聲。真母親骨肉情深，不忍孩子受折磨，自動放棄。假母親全無心肝，不顧孩子苦楚，才會輕易奪到了手。所以，我判定孩子應歸前者帶回，後者無疑是一個冒認的母親！」

這當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說給孩子們聽聽，多少可以增加一些智慧。但想不到在現社會中，像這樣的故事，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試看今天一般爲民之主者，拿人民當作爭奪的對象，不管你哭，不管你痛，不管你會死會活，拚命的奪，狠心的拉，難道世上多是全無心肝

的人，而具慈愛之心的只有一個真母親嗎？孩子在哭了，虛假是要受到制裁的。拋開目前不說，千載之後，自有定評，歷史是不會饒人的。

(二)

有些自以爲把人生看透的人，很喜歡把人生比作做戲，說道：「人生如戲場」。這是一句含有消極意味的話，意思是說，人生不過是做戲而已，實在是「用不着怎樣去執着的」。

不過，說到做戲，倒也不是甚麼可以馬馬虎虎的事。無論生旦淨丑，都得下許多年的苦工，及至上得台來，唱做唸打，全都不能含糊。雖則情節不外是悲歡離合，表情不外是喜怒哀樂，但在各個情形之下，却皆有各個不同的分寸，稍稍大意一點，決然演不出甚麼好戲來。

據說，名伶叫天兒，即使在大熱天演「南天門」，也一樣能够渾身抖戰，決不會沁出半點汗來。這，就算是逸話吧，也說明着叫天兒之所以能够發生那麼大的魔力究竟爲了甚麼？當然，並不是爲了甚麼神秘的力量，不過是能够把戲來當作真的人生演出罷了。如果把人生比作戲，依我之見，倒是應當像叫天兒那麼樣去做戲才對。

在這裡，我想起了皮簧戲裡的「打漁殺家」。這齣戲裡，有被壓迫的漁民父女，有與官府勾結的退職太師，也有爲虎作倀的教師爺——恰好

是生旦淨丑，樣樣俱全。如果是當作戲看，則不過是戲而已；如果說那是人生呢，則正有着一段血腥歷史，那樣的鬥爭，也許在我們的世界裡一幕一幕地表演着！

(三)

一位喜舞的人，當他在其位，謀其政，適逢其會，因制其宜，心裡一高興，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至於他舞的是甚麼，蹈的是甚麼，明人不必細說，肚裡有數，理當心照不宣，恕不辭費。

凡是富翁潤佬，有了錢，真該樂一樂。歌台，舞榭，酒吧，夜總會，自然都是行歡場所。若是此公又參透了「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的玄理，更是要放懷痛快，及時行歡。於是，信步行到那些銷金窟中，面對如花美眷，二八佳人，還能四十不動心，養吾浩然之氣嗎？

但可惜雲裡霧裡幾個圈子一兜，一切將要變幻泡影，化爲羅網。雖有能者，手裡舞來，腳裡舞去，總是跳不出網外。這個網，也許是情網，也許是法網，人在網中，又將何所逃命？正所謂：「在網難逃，回頭是岸」。與其舞入網中，退快一時，何如且息手足，逍遙自在！然而，這種話可說是卑之無甚高論，怎能喚得醒那些迷魂陣中人？

不是嗎？羅網雖密，吞舟自漏；大狗跳牆，小犬學樣。待到道法不高，誤陷網中，也許老法師要鄙夷毛頭小伙子之思考未周，佈置欠密，不若奸猾永在網外，超乎一切，長久痛哉快哉！酒意方酣，舞興正濃，每一位舞來舞去的人，也該冷靜的想一想了！



慘厲的吼聲，响激了晚昏的C鎮天空，撕碎了每個圍觀者的心，嚇掉了每個圍觀者的魂。被強拉來參觀這幕悲劇的人們，都用袖口遮住了眼睛，渾身在戰慄着。

張大嬸懷裏甫滿週歲的二狗子，哇的一聲驚叫起來。她急忙轉過身去，把二狗子緊摟在懷裏柔聲安慰，又用手扯着衣襟抹掉臉上的眼淚。

枯樹上的老鴉也呀的一聲，拍了拍翅膀，頭也不同的向鎮外的荒林飛去。連這隻無知的飛禽，也不忍再看這種慘絕人寰的毒刑了。

廣場上幾十個人的呼吸似乎都已停止，大地變得異常沉寂。王廣平身上的血珠從被釘的門板上滴落在地下，撲突、撲突地清晰可聞。那股紅的血跡，漸漸地，在泥土上

擴大了它的領域。

「諸位親愛的同胞們，這就是逃避兵役的下場，這就是不愛國的榜樣！希望諸位回去以後，告訴你們的親戚朋友，當兵打仗是國民的天職，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任何人都無法逃避！」馬金標，這裏的師管區司令，駐防C鎮的徵兵機關的負責人。他把雙手插在綠色將校呢的軍裝褲袋裏，滿臉殺氣，斬鐵斷

釘地在向着四週的觀眾發出警告。李裕候尾隨在馬司令的身後頻頻地點頭，偶而同過頭來望望四肢被釘在門板上的王廣平。他已因劇痛昏厥過去，頭低垂下來，幾縷烏黑的頭髮搖盪在胸前，遮住了臉上的痛苦。鮮血從手心、腳掌的傷口裏淌出，露在外面的四肢，像腊一樣的慘白。不時渾身一陣顫動，嘴

裏發出無力的呻吟。顯然，他正在昏迷中和死亡掙扎，過度的失血，已把他投進了死神的懷抱。這些，李裕候都無動於衷。一個弱小生命的不幸結束，對於他，儼然視若無睹。他悠閒地燃起一支紙烟，像欣賞一件藝術作品似的，在望着木板上的受難者。

「哼！這是自作自受！」一種不屑的聲調，像是從他鼻孔裏溜了出來。

觀眾們聽完了馬司令的訓誡以後，都像獲得了大赦似地一哄而散。每個人都恨不得多生兩隻腳，趕快離開這個殘酷怕人的地方。

張大嬸輕拍着懷裏啼哭的二狗子，一路上抱怨着：「都是該死的街公所，強逼着人家來這鬼地方。長了這麼大，也沒看見過這樣慘的場面，把我們二狗子的魂都給吓掉了。」

「真是！犯了甚麼了不起的罪過呀？就是姦盜邪淫，也不能把人活活地給釘死。唉！天下那有這種不講理的刑法？」走在她旁邊的人也隨聲搭訕。

王廣平是C鎮鄰縣一間縣立中學的學生，是一個二十來歲熱血沸騰的優秀青年。當他畢業以後，已屆兵役年齡，按照兵役法的規定，是應該應徵入伍的。他的父親愛子心切，不忍自己撫養了多年的親生兒子去受苦受死，便想盡千方百計，打算花錢僱個人來頂替他。王廣平得知此情，認為這是一種莫大的恥辱。當兵服役，殺敵報國，這是

人人應盡的天職。何況在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如果人人都貪生怕死，逃避兵役，國家民族還有甚麼希望？幾年來的學校教育在鼓勵着他，投筆從戎的前人事蹟在刺激着他，使他不顧慈父的阻撓反對，不計從軍的辛苦危險，毅然離開溫暖的家庭，隻身來到C鎮，向師管區報到入伍。

當他完成了報到手續，從軍需官的手裏接過一套粗布軍裝，被編派到隊伍裏以後，從每個伙伴的面部表情上，他開始懷疑到這裏是個甚麼地方。在這警衛森嚴的空洞院落裏，找不到一絲歡笑，嗅不到一絲同仇敵愾的抗敵氣息。有的只是蒼白的面孔，瘦弱的身軀，和不時發出的長吁短歎。每間營房的窗口都釘上了鐵絲網，營房的門外都站着兩個荷槍的士兵在警戒着，好像戰爭並不在前線，而是在這個空濶的院落裏。

幾天入伍生活，使王廣平認清了這是個甚麼所在。清早操練，有持槍的士兵在監視着；用餐如廁，有持槍的士兵在監視着；集體外出，到田地裏去生產勞動，也有持槍的士兵在監視着，並且還用繩索把每個新兵的胳膊都細綁起來。這裏絕不似王廣平理想中的新兵營地，而是一間暗無天日的囚獄監牢。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王廣平聯絡了幾個痛心疾首，無法再忍受下去的同伴，從插滿了碎玻璃的土牆上脫逃出去。他的理想幻滅了，他的熱血冷卻到了冰點，他要冒着

最大危險逃出這個不合理的地方，他要憤怒地向世人揭發這樣的黑暗。但是他的腿部被劃傷了，異鄉的路途又不熟悉，終於與同伴跑散，被追跡的士兵捉了回來。

夕陽已經滾到地球的那邊，縷縷炊煙裊裊上升，幾顆皎潔的晚星在眨眼落淚。那歸窠的老鴉在枯樹上低飛徘徊，王廣平的屍體驚嚇得牠不敢降落。一切都恢復了寂靜，死一樣的寂靜，只剩下兩個負責看守的士兵，還不斷地監視着那釘在門板上示衆的犧牲者。也許他們的心中有着鬼死孤悲的哀感，但是面部仍然是冷冷的，毫無表情地在執行着他們的任務。

當晚，李裕候的公館裏燈火輝煌，大開盛宴。

朱紅的大門上掛了兩隻官燈，燈光射在蹲在大門兩旁的石獅上，顯得古雅豪華，氣象萬千。李裕候是C鎮的商會會長，有着幾間當店、錢莊，社會上的公益事業，似乎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他是C鎮紅得發紫的仕紳，兼任着兵役推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晚，他的精神煥發，紅光滿面，禿禿的頭頂，亮得像那大門前長年被人撫摩的石獅，胖胖的身軀在綢衫裏顯得臃腫而瀟灑。他笑容滿面，眉飛色舞地周旋在來客中間，握手、談笑，一切姿態都表現出無上的友誼與熱誠。汽車的喇叭聲，衝破了黑夜的封鎖，傳到李公館的客廳裏，人們

都在意識到又有甚麼大人物快要光臨了。李裕候急忙放下手裏的茶杯，三步併作二步地趕到門外。

一輛綠色的軍用吉普車上，先跳下了兩個熊背猿腰的衛兵，然後馬金標伸了個懶腰，緩緩地從車上跳下來。

「呀！馬司令，歡迎！歡迎！袁縣長、方秘書、劉校長，他們都來了，正在裏面候駕呢！……呀！請進！請進！」李裕候笑容可掬地說。

「對不起，來晚了。剛才正想出來，又被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給絆住了。」馬金標解釋完了遲到的理由，這才昂首而入。他的馬靴踏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發出清脆而響亮的節奏。

貴客光臨，照例地是一陣寒喧謙讓，然後是你推我拉地大家就座。不如此，彷彿不足顯示禮義之邦的決決風度。僕役給每個人送上一條熱氣騰騰的毛巾，各人抹過了臉，酒菜就陸續上來。接着是佈菜、勸酒、恭維奉承，一堆言不由衷的客套，用來點綴酒席宴前的昇平氣象。也有時語中帶刺，勾心鬥角，從言談中施展各己的才華，在歡笑中發揮各人的高見。總之，看那美酒豐餐的盛情上，雖也不肯大敘風景，造成不歡而散的僵局。今天，這筵席上坐的都是C鎮的領導人物，黨政軍教和仕農工商的首腦都到齊了。有時，C鎮的許多重要措施，便是在這種圓桌會議上磋商決定的。但是今天却没有預定的主題，

只是主人為聯絡感情的歡聚。假如非要找出主人請客的目的，那便是李裕候為了感佩馬司令的英明果斷而設的慶功宴了。

「金標兄今天遲到，是不是因為事前沒向太座請假？」袁縣長坐在馬司令的旁邊，開始向他打趣。

「那裏的話？我馬金標向來不怕太太，作軍人的怎能連這點骨氣也沒有？實在是因為公事就攔住了。」

「好了！不啻是你的軍威森嚴，還是她的閻威森嚴，總之來晚了，就要罰酒三杯。」袁縣長指指臉前的酒杯，毫不放鬆。

「馬司令這兩天實在辛苦了，大家都陪一杯吧！」李裕候以主人身份站起來打了個圓場。

一陣笑聲，忙壞了伺候斟酒的僕役。

第一道酒菜換過了，主人抓住這談笑中的空隙，急忙換過一副憂國憐民的面孔，一本正經地道出他今天請客的目的：「今天下午的事，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已經知道了。我敢說馬司令的為人是仁慈的，一路來的作風都是愛民如子。不過，為了責任的關係，他不得不如此。我想他在那下這道命令的時候，一定心裏非常痛苦。治亂世，用重典，古有名訓。殺一可以儆百，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正是馬司令負責任、有魄力的地方。不如此，則兵役工作無法推動；不如此，則長期抗戰無法完成。我對於馬司令這種忠國愛民的作風，萬分欽佩，擁

護到底。所以，我特別代表全C鎮的市民向馬司令敬酒一杯。」

「噯！李會長的這幾句話，把我的心思都說出來了。近來逃兵非常多，弄得我非常頭痛。辛辛苦苦徵來的壯丁，個個都想逃走，長此下去，我怎麼向上邊交差？所以，一狠心，先殺他一個試試，看看還有人敢逃跑嗎？李會長說得對，這就叫殺雞警猴！」馬金標得意洋洋地側過頭來向他身旁的方秘書說：「振國兄，你說對嗎？」

「對！對！司令的作法完全正確。當年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便用的是這種手段。兵役工作確實不易，嘴裏喊喊都很漂亮，真的要拿起槍桿上前線和日本鬼子拼命，那個不為自己的小命想一想？」方振國是C鎮黨部的秘書，少年有為，精幹老練。他雖然涉足政場不久，但是環境的薰陶，已使他很快地沾染了政場的習氣。吹牛拍馬，上諛下做的功夫，表演得非常到家。這一利那，是他炫耀才學，拉攏關係的機會，他當然不會錯過。他吃了一口菜，一面在咀嚼着，一面思索下文。「所以，要靠鼓動宣傳，有時會不濟事。到了必要的時候，還得要使出點顏色來，羣衆才肯乖乖地就範。這就叫做恩威並施，從事領導工作的人物，必須懂得這套治術。我們馬司令胸藏韜略，對於這套治術運用得非常靈活。我們幸運地有了這樣一位將領，抗戰保證勝利。我今天聽說馬司令的傑作後，心裏非常高興。來！我也借花獻佛

敬馬司令一杯酒。」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把酒杯高高地舉過頭頂。「乾杯！」

這番話說得非常技巧，非常得體。從歷史談到現在，從理論談到實踐，把馬金標捧得心花怒放，靈魂飄飄然飛到雲霄以外。他恨不得再抓出幾個王廣平來，當場殺給他們看。

馬金標搶盡了這宴會的鏡頭，三杯酒下肚，兩頰泛起紅雲。他把軍裝領子上的風紀扣解開，豪興大發，頻頻和每個人乾杯。只是一旁冷落了袁縣長，他揷着嘴上的兩撮小鬍，慢慢地發言：「當年諸葛亮斬了馬謖以後，答應奉養他的高堂老母，這才是名符其實的恩威並施。今天金標兄釘死那個年青伙子，是不是也打算給他的父母發筆恤金呢？」

「發恤金？那不干我的事。我們師管區裏根本沒有這筆開支！」馬金標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遭遇了這個難題，原來發紅的臉孔，氣得有些發紫了。

「既然金標兄不肯掏腰包，我看爲了體念民情，這筆恤金恐怕要勞兵役推動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設法了。」袁縣長對於今天屈居次席，原本有些醋意。這樣話題一轉，恰好一箭雙鵰，煞煞主人的興頭。

「諾！諾！假如縣長認爲有此必要，我們地方人一定設法。」李裕候機警地用眼光掃射在座陪客的仕紳。「我們一定設法！」

一場舌劍唇槍打消了大家的酒

興，全桌的人都暫時變得沉默了。被約來陪客的仕紳們面面相覷，個個都在心裏盤算着：「李裕候這小子的飯真是不好吃的，一談到拿錢，他就拖人下水。不知道這次又要掏多少錢？」

「我覺得這問題並不在恤金上面。」一直緘默的劉校長終於說話了。他那深沉的音調，像一聲響雷震破了沉悶的空氣，每個人都把眼光投射在他的身上。「每個作父母的把自己的兒女送來服役，都不是爲了企圖甚麼恤金。我們應該冷靜地想一想，今天的兵役工作不能順利推動，徵來的壯丁又個個都想逃走，這究竟是爲了甚麼？我們不能只責怪那些青年人不愛國，個個都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最近敝校的學生在響應青年從軍運動上，就表現得非常熱烈，令人感動。顯然，問題的癥結不在青年人是否愛國。作宣傳工作的人是否表現了誠意，新兵的生活待遇是否合理，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檢討的地方的。」他抬起頭來看到了馬司令漲紅了的面孔，方秘書氣圓了的眼睛，把語氣緩和了一下。「我知道我這些話會使各位聽了不高興，但是爲求問題的解決，我不能不講出來。我們應該想辦法重新鼓起青年人從軍的熱情，單憑犧牲幾個不幸者，只能增加青年人的恐怖，更使他們視如畏途。這是一項基本的原則……」

「原則，原則，甚麼狗屁的原則？你有本領給我們把逃走的新兵都抓回來，我就不再殺人！」馬金

標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把桌子一拍，酒杯飯碗都被震得跳起舞來。他的兇相畢露，大有把劉校長抓過來碎屍萬段的樣子。

「司令！司令！你請坐下，消消氣，聽我來講。」方秘書急忙拉住馬金標，然後向劉校長大聲的說：「劉校長，辦教育也許你有經驗，談到搞兵役，搞宣傳，你根本就外行。外行人最好不要胡亂批評！你怎麼知道我們作宣傳的沒有誠意？你怎麼知道新兵的生活不合理？說話要拿出真憑實據，不能隨便血口噴人。現在是國難期間，是非常時期，說話要負責任的。師管區不是學校，馬司令不能也像你似的整天婆婆媽媽地講教育、講原則。你要知道：當此非常時期，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任何人逃避兵役就是不抗戰，不抗戰就是反抗戰，反抗戰就是漢奸。對於漢奸是沒有甚麼溫情好講的，殺了他一點也不殘忍，馬司令作的非常對！」劉校長，我問你：你是不是同情漢奸？你是不是反對兵役？」方秘書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像打開鞋櫃店似的，把一頂頂的大帽子，向着劉校長的頭上拋來。

「好！好！讓我講些事實給大家聽……」劉校長剛剛開口，便被李裕候拉住。他看到來勢不對，急忙滿面春風地站起來。「今天都是我的不對，不應把話題扯到這上面來。劉校長書讀的太多了，有時會忽視了現實。請馬司令、方秘書看在我面上，多多原諒。我們再也

不談這問題了，讓我們再來喝一杯！」

袁縣長在揷着他的小鬍，撇嘴微笑。

幾位陪客的仕紳，被吓得驚魂失魄。這宴會就這樣不歡而散了。李裕候深深地後悔不該請這樣一位不識相的書呆子來作陪客，弄得大煞風景。但是自己將要有求於他的，想到這裏，又不便責備他，使他下不了台。

× × ×

在李裕候的書房裏。柔和的燈光，照在紫檀木的傢俱上，光滑而高貴。靠牆的書櫥裏，擺滿了珍本的線裝書，也許這些書從來沒有人翻閱過，但這是書香人家不可或缺標誌，像李裕候這樣的人家，自然少不了這些擺設。牆壁上懸掛了幾幅精裱的名人字畫，更顯得古色古香。這是李裕候接洽機密的處所，普通的客人，很少有被請到這裏的榮譽。

今晚在座的，不是甚麼達官顯宦，也不是腰纏萬貫的商界巨擘，而是在李裕候心目中視爲世故不通的書呆子——C鎮縣立中學的劉校長。

「世光兄，今晚勞動你的大駕，心裏實在不安。」李裕候以非常和藹慈祥的口吻說。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不知會長有何見教？」

「是昨天晚上……」

「我早就跟你說過，我這個人最不擅長交際應酬。以後像這類陪末座的差事，最好不要找我。像昨天晚上的事情，明明是個混世魔王，你們大家却非要把他捧成活菩薩，讓我實在忍不住心裏的不平之氣。說了幾句老實話，弄得大家不歡而散，這真是自尋煩惱。」劉校長的言下餘憤猶存。

「噯！事情過去了，我們還是不談這個吧！……像馬司令的爲人作風，我知道得比你還清楚。不過在這個社會上，有時不得不逢場作戲，老兄何必這樣認真呢？」

「如果大家都來逢場作戲，是非不分，我們的國家還有甚麼希望！」

「當我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比你還率直，還仗義。慢慢年紀大了，在社會上碰的釘子多了，有時爲了作事順利，不得不遷就環境。世光兄，你現在正是血氣方剛的歲數，再過些年，自然就能心平氣和了。」

「我認爲作人就要講原則，明是非，否則活着也沒有意義。我的個性如此，恐怕很難學得像老兄這樣圓滑！」

「是的！世光兄的看法很對，爲人師表的，就是要有這種精神。……我們還是不談這問題吧！」李裕候看風轉舵，急忙結束了這個問題，舉杯喝了一口茶說：「這是最近一位朋友送給我的西湖龍井，世光兄嘗味道如何？」

劉校長點了點頭，清癯的臉上

露出苦笑。

「最近我有個問題，本來不想打擾老兄；後來想一想，只有老兄幫忙，才能解決，故把老兄請來商量商量。」李裕候沉吟了一下，先探探對方的口氣。

「只要我有能力幫忙，一定幫忙！」

「好，好，那真是再好也沒有，我先謝謝劉校長！」李裕候滿面笑容的說：「最近小兒在學校的功課怎樣？」

「令郎人很聰明，只是不肯用功。」劉校長冷冷地說。

「他的功課不好，我最近才察覺到。這都是他交的那羣狐朋狗友把他給帶壞了，所以，我很想給他轉換一下環境。」

「你的意思是想讓他轉學？這，我倒並不反對。」劉校長抬起頭來，望了對方一眼。

「不，不，不是這個意思。世光兄教導有方，如果在貴校裏教不好，到那裏也沒有辦法。我的意思是想給他澈底轉換環境，讓他到外國讀幾年書去。」

「哦！到外國去深造也好。不過令郎今年高中畢業，已到兵役年齡，出國恐怕不易。」

「出國倒沒有問題，方秘書已經答應我，可透過人事關係，替他把手續辦好。成問題的，倒是他的證件，這方面就要仰仗老兄幫忙了。」李裕候陪着笑臉，連連拱手。

至此，劉校長恍然大悟，明白

學生周報舉辦助學金徵文比賽辦法

(一) 題目

共分高中、初中兩組，各應徵同學可依組別任選一題。
高中組：①怎樣才能堂堂正正做一個人？②教育的真正意義。③一件真實的故事。④文藝創作（小說散文，題材不拘，自由發揮）。
初中組：①到「×××」旅行記。②最美的一天。③我最敬愛的一個人。④文藝創作（小說散文，題材不拘，自由發揮）。

(二) 限定

①限用白話文，並用原稿紙繕寫清楚。②高中組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字，或多過五千字；初中組不得少於一千字，或多過四千字。③不得抄襲或請人代作；已發表的作品請勿寄來；如被發現，除取消其應徵資格外，並將其學校名稱、真實姓名、地址及其相片公諸報端。

(三) 錄取名額及助學金額

高中組：第一名——叻幣二百元。第二名——叻幣一百五十元。第三名——叻幣一百元。第四名至第十名——每名叻幣四十元。

初中組：第一名——叻幣一百五十元。第二名——叻幣一百二十元。第三名——叻幣八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每名叻幣三十元。

(四) 應徵資格

①星馬及北婆各中英文日校、夜校、補習學校的在校同學。②失學在兩年以內，而仍願繼續升學的同學。③小學畢業願升初中者，可參加初中組；初中畢業者，仍可參加初中組；自修生擬升學初中可參加初中組，擬升學高中可參加高中組；但高中或高師已畢業的同學，則沒有參加的資格。④超齡與否，不在限制之列。

(五) 應徵辦法

①來稿需註明真實姓名（中英文）、年齡、地址（中英文）及肄業學校名稱與班級，並必需附二吋半身像片一張；失學同學則請加註離校年月日。（如不按照上項規定，則失去應徵資格。）②應徵稿件請在信封上註明「徵文」字樣，並貼上「徵文印花」，逕寄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編輯部收。

(六) 截稿日期

自五月二十三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截止。（以發信郵戳爲憑）

了李裕候卑躬屈節的用意何在。他心裏想：「哼！這個老狐狸，又在繞着圈子和我玩把戲哩！」他喝了一口茶，以嚴肅的口吻說：「我認爲問題不在能不能出國，值得研究的的是應該不應該出國。李會長，你是本鎮兵役推助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照理應該以身作則。記得昨天晚上你還親口說過，青年人應該愛國，應該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以犧牲的精神，爲國家服役。令郎已到兵役年齡，正是男兒報國的好機會，怎好出國留學，這不是變相的逃避兵役嗎？」

「噫！噫！……」李裕候被逼問得張口結舌，一時找不出適當的措詞，抓了抓他那光亮的禿頭，露出一副非常尷尬的表情。「世光兄，我們是知己朋友，當着真人不說假話。師管區的黑暗，我不是不知道，並且知道得比你還清楚。作父母的就是再心狠，也不肯睜着眼睛把兒子送進地獄。並不是我存心逃避兵役，實在是迫不得已。這點苦衷，希望世光兄能特別體諒，予以通融。」

「哦！師管區的情形，既然老兄比我還清楚，爲甚麼不設法糾正改善，反而助紂爲虐地把地獄說成天堂？」劉校長的火氣越來越大了，他的聲調也越來越高。

「唉！世光兄，我們作人不能夠不識時務呀！以我今天的地位，今天的處境，你替我想一想，那能講真心話？形勢比人強，我們不能太固執了，自討苦吃。」

李裕候期期艾艾地訴說，把他臉上戴的那一套假面具都自動扯下了。

「李會長！爲了你的地位，爲了你的生意，便可以顛倒黑白，欺騙世人，把人家的孩子推進火坑，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國去享福。這種損人利己的作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良心？良心能值幾個錢？這年頭，講良心的就要吃虧。世光兄，我勸你不必太認真了。這次你幫我個忙，把小兒送走了，將來我絕不會忘記你。」李裕候的態度幾乎是哀求了。

「對不起，你可以不講良心，我姓劉的可不能不講良心。師管區既然是天堂，爲甚麼不把令郎送進天堂呢？青年人應該吃苦，報效祖國，令郎爲甚麼要逃避呢？無論如何，我不能幫助你作對不起天地的事情。」劉校長漲紅了面孔，拂袖而起。

李裕候也跟着站起來說：「劉校長，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真的這樣不講交情？有話好好商量，快坐了下來。你有甚麼條件？儘管說了出來，我李裕候沒有辦不到的。」他拉了拉劉校長的衣袖，企圖以利誘打動對方的心意。

「沒有甚麼條件，也沒有甚麼好商量的。我劉世光再無恥，也不能拿着學校的證件作生意。而且也不能以交情作徇私的行爲，因爲我眼看着許多天真的青年被人欺騙，無法拯救他們，心裏已經難過到極

點，怎肯再作這種瞞心昧己的事情！——正義感充滿了劉校長的血管，他無法克制住自己，竟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這長時間的積憤在心，一旦有個機會發洩出來，他覺得無比的痛快。

「劉世光，你真的這樣傻瓜，這樣不開竅？日子長着哪，將來可不要後悔！算我瞎了眼睛，自討沒趣！」李裕候老羞成怒，使出威嚇的手段來。

「我願意作傻子。世界上像你這樣的聰明人太多了，害得青年人都沒有活路。謝謝你的招待，對不起，就此告辭了。」劉校長憤憤地頭也不回，大踏步走出李裕候的書房。

「好，你等着瞧吧，可別怨我李裕候不够朋友。」

砰的一聲，書房的門關上，只剩下李裕候一個人悶悶坐在房裏，自嘆晦氣。

夜很靜，皎潔的月光，照在路旁的枯樹上，更顯出樹枝的挺拔清秀。遠處傳來清脆的木鐸聲，敲打着鎮上沉睡的心靈。路上行人已稀，涼風吹來，使劉校長打了一個寒噤。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吐出滿腔的怒氣。在剛才的爭論中，他好似打了一場勝仗。在幫兇者的面前，他替無數犧牲者呼出了心中的沉痛。在偽善者的面前，他重重地擱了那傢伙幾下面頰。在自私者的面前，他發揮了正義的威嚴。在卑鄙奸詐者的面前，他使對方自慚形穢。在

巴。這些，都使劉校長感到自傲，感到自豪。他默默地期盼着：他的仗義執言，能使損人利己者感到內疚；使是非不明，烏烟瘴氣的局面稍稍得到澄清；能替今後的青年人填平一些陷阱。這樣，他便心安理得了。

不幸的是：以後的日子，仍在不斷地重演這種「抽壯丁」的悲劇，事實証明了劉校長的想想法過於天真。

不久，在同樣的一個夜晚裏，那剛直的劉校長忽然被捕了。據說他的罪名是：「私通外敵，出賣祖國」。

從此，C鎮上再也看不到這位渾身傲骨、敢說敢罵的人物。

小啓

阿黑、魄力、白川、流芳、小市民、常風、藍冰、小卒、梁劍峯、一個觀衆、田天華、學耕、山芭仔等諸位文友：

大作均已先後刊出，請示知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寄奉稿費。

單戀

自從第一次和妳會見，
我便開始鑽研一些字眼，
這些字眼像纖柔的琴鍵，
輕輕敲擊着我那平靜的心弦。

自從第一次和妳會見，
我便開始有了一個信念，
這信念像待發的種子，
悄悄滋長在我那平靜的心田。

我用那些精鍊的字眼，
描述心坎裡的那個信念，
寫成一首美麗的詩篇，
恭敬地展開在妳的面前。

當妳看完了我的詩篇，
嫵媚的臉容驟然變色，
甜蜜的笑意立刻收斂，
呀！真是我的天……

奠詞

危險撲向你的時候，
你默默無言，
只是挺着胸膛向前，
毫不計及自己安全。

屠刀逼向你的時候，
你默默無言，
生命原是最硬的鋼鐵，
死生那成爲一個觀念？

成功來臨的時候，

• 愛惜 •

你默默無言，
把一切留給時間評斷，
何曾有歡笑的悠閒？

光榮屬於你的時候，
你默默無言，
血和行動，
才是不須註解的語言。

憑吊、膜拜潮湧的時候，
你仍默默無言，
縱使歷史再過百萬元，
你始終活在人們的眼前。

空虛

朝陽照着庭院，
黃鶯枝上鳴轉，
把玩拾得的每一個貝亮，
都蘊藏着美麗而天真的希望。

烈日烤炙大地，
玫瑰結出蓓蕾，
蟬兒懶洋洋地朗誦「知了」，
訴說銳利的寶劍須出鞘。

夕陽染艷浮雲，
駿馬仰天長嘯，
汨汨的泉水流過田壟，
無際的稻麥等待收割。

黃昏輕步而來，
蝙蝠簷前低飛，
回憶的苦酒已被喝盡，

• 海山 •

死神的脚步聲也漸漸臨近。

一首快樂而又悲哀的長詩已告完成，
然而這裏剩下的仍舊是一片空虛。

遙念

• 白川 •

白雲熱戀着蒼翠的山巔，
隔阻了我遠眺的視線；
當日妳對我過份的關懷，
如今却換取了我遙長的思念。

望着明月我想起妳的圓臉，
夜的景色像昔日一樣甜；
但我已失去了觀賞的興趣，
我的心升起了惆悵的輕煙。

啊！我應如何運用我的字眼，
訴盡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語言；
深夜我仍埋首於燈下，
爲妳推敲尚未完成的詩篇。

寄語

• 夢苗 •

紅日從東方落在西山，
庭前的薔薇謝了又開；
別告訴我妳夢裡寂寞，
在黃昏我常常感到悲哀。

荒郊有孤影整夜徘徊，
像在找尋他失去的愛；
啊！誰願將我心語告妳，
說我仍在默默地等待。

歧

星期日是陰天。
教堂並不爲了太陽沒有出來而不做彌撒，鐘仍舊的打響，聲音在沉悶的空氣中飄蕩。這裏離教堂不遠，我喜歡站在窗前，聽鐘聲和詩班的歌聲。

在神父的祝福中，人從教堂湧了出來，街上走着的全是教友，年老的和年青的，男的和女的。我注意他們走路的姿態，看着他們的頭頂，希望從他們身上找到一點寫作的靈感。

可是，我想不出甚麼東西，離開窗，重新坐在桌上，對着面前的白紙，不知道怎樣寫。突然，我聽見了敲門聲。來客一定是在我離開窗以後才在街上出現的。

我開門，來的是安娜。
她站在門邊，沒有微笑，沒有說一句話，走了進來就坐下，看來很疲倦。

「做完了彌撒嗎？」我問。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每天都到教堂的。

她不同意，只是點了點頭。

「胡的信來了嗎？」她以爲我在寫信，走近我的書桌。

「不，他的信還沒有來。」我說：「我打算寫一篇小說。」

「我也沒有接到信。」

「他的信會來的。」我安慰她。

「他不會忘記我們吧？」她看着那空的床，那是胡在的時候睡的。

「他怎會忘記我們呢？」我也看床，想着那

路

些日子，床上有人睡的日子。
星期天，我和胡都是很遲才起來的。前一夜，我們有激烈的辯論，一直談到了深宵才去睡。但是，這次我無法入夢，我看着天花板漸漸明亮了。

太陽跟前天一樣上升，教堂的鐘聲，驚醒了沉睡的空氣。我閉上眼睛，就看見了安娜，她跪在聖母像前面，爲胡祈禱。我睜開眼睛，看對面床上的胡，熟睡着。

我剛起來，洗了臉，安娜就來了。她每個星期日都來的。

「這裏是早餐。」她買來了蛋糕，又替我們燒水沖咖啡，一切都預備好了。

安娜把調羹敲在玻璃杯上吵醒胡，他揉了揉眼睛，滾下床來。

三個人就一起吃早餐。

吃早餐以前，安娜垂下頭來默禱，又畫了十字，然後拿起杯子。我看胡的臉，知道他討厭這些動作。

「多謝了天主嗎？」他說，輕蔑的笑。「妳比孩子還幼稚！」

「是的，怎樣？」她說着，點頭。「天主愛孩子。」

他們一談到這些，我便轉變話題。

「今天，天氣好。」我看窗外的雲。「我們沒有旅行很久了，來一次，好嗎？」

「我贊成！」安娜舉起了兩隻手。
「我不能去。」胡說。

梓人

「爲什麼？」我們同時問他。
「我要見一個朋友。」他飲盡了杯子裏的咖啡，穿上外衣，要出去了。

「安娜，」他出門的時候，回頭說：「妳隨便坐，我很快就回來。」

他掩上門。房子裏沒有了聲音，還是我先動手收拾桌上的東西，放好書籍。我和他讀的書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也不同，但這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

「他往那裏去了？」安娜拿去了杯和碟。

「我也不知道。」我把書放回書架上。「他沒說。」

「我以爲你什麼都知道的。」她重新坐下。

「我只知道，他很喜愛妳，但憎恨妳的宗教。」我凝望書架上胡的書。

「如果他信天主就好啦！」教堂的鐘聲又打响了，她在傾聽。

「他永不會，正如他希望妳不信仰，這也是永不會實現的。」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每個人思想着不同的東西，這思想使人與人的心隔絕了。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每人走着不相同的道路，走向墳墓。」

「那麼，這個時代是沒有愛情的了。」她的臉立刻呈現憂愁，我看見她眼角凝了兩顆淚。

「安娜，妳怎樣了？」

她沒有說話，讓兩顆淚慢慢流下。

眼淚感動了我，而沒有感動胡。他不相信情感這種東西；他只相信人類生活在物質的定律，應該接受教條的約束。

「我要往我理想的地方去了。」胡對我說：「我要去過新的生活。」

「那樣的生活是沒有樂趣的，你到最後會後悔。」我不知勸他多少次了。

「難道我要老死在這塊殖民地嗎？」他又發脾氣了。

每次都是這樣：他一發脾氣，我們便不爭辯

下去，各自去讀書，或是到外邊去散步。

我知道，總有一天，他會離去的。

我不能忘記他離去的一天。那天，正是星期日，火車站的人很擠。他們是到郊外去旅行的，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笑。只有我們，那時的感覺不是現在所能描寫的。一個跟我一起生活多年的朋友要遠去了，這一去也許永遠不能回來。

「你想清楚了？」我問，我問了很多次了。

「想得很清楚。」他堅決的說：「你知道，我決定做一件事，從不改變主意的。」

「安娜還沒有來？」我看車站裏的鐘。

「她要來的。」胡說：「昨夜，她哭了很久；我本應該帶她去，但那地方沒有人浪費時間去祈禱的。」

「她來了。」我看見一個身材和她相似的女孩子走來。「不，那不是她，我看錯了。」

「她爲甚麼還未來呢？」他不耐煩的在我的周圍踱着。

接着，火車的哀鳴催他上車。

「我上車了。」他提起行李。「你替我告訴她，告訴她……」他沒有說下去，轉身就走，跟別的乘客一起穿過鐵柵。那令人悲哀的鐵柵，從此就把我們隔絕了。

火車開了，安娜仍舊沒有來。當我要離開火車站的時候，她來了。

「胡呢？」我立刻問。

「他走了。」我指給她看，空了的鐵軌，沒有火車。

「呵！我起來太遲，做彌撒又耽誤了一些時間。爲什麼我不早一點起來？」她說着，一步步的走近鐵柵。

這次她沒有流淚，一滴也沒有；她只是用雙手緊握着鐵條，凝望外邊空了的鐵軌；她不知道自己正在凝望什麼，想什麼。

「我們走吧？」我拉她的手，她不願意的跟我走開。

我送她回家，在路上，她沒有說一句話，更沒有微笑。

「你想到了小說的題材嗎？」她問，驚醒了我的回憶。

「不，」我說：「我不是思索要寫的，我回憶我們的過去。」

她垂下頭，看桌上玻璃壓着的胡的照片，然後用手掌蓋着。

「過去的是死了。」她低聲說。

「他沒有死，仍舊活着，也許還很愉快。」

「我希望，我每天替他祈禱。」她凝望着天空，雲是灰色的。

「他的信快來了。」

她搖搖頭，我不懂得她搖頭的意思。

「那是個沒有友誼和愛情的地方，是不容許他寫信的。」

教堂的鐘聲又打响了。

朝拜聖地的回教徒

· 石 白 ·

信奉回教的人，想要死後進入天堂，生前得往聖地朝拜一次。所以，每年都有無數信奉回教的男女，從馬來亞、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各地，冒着寒暑，忍着飢餓，去到麥加與麥地拿，朝拜回教始祖穆罕默德的誕生地和墳墓。

麥加與麥地拿，都在阿拉伯半島的西南部，距紅海僅數十里之遙。分由世界各處前往朝拜聖地的回教徒，大多是在紅海東面的吉達上陸，然後乘駱駝橫過沙漠地帶，以達聖地。

行近吉達的朝拜聖地者，一聽到水手發出「聖城」的呼聲，就要開始履行巡禮的儀式。這時，他們都會光着頭，赤着足，爭先奔到船沿，朝那望得見的海岸肅立凝視。當船快要進入港口，他們才慢慢轉過身來，脫下平時的服裝，穿上一種叫做「伊蘭姆」的禮袍——兩匹未經裁剪的全幅白棉布，一幅繫在腰部以下，另一幅好像斗篷似的披在頭上和肩上。船一停泊，就有嚮導迎接他們上岸，並爲他們安排去聖地的一切手續。

從吉達去到聖地的信徒，可租駱駝作爲坐騎。每一駱駝背上，馱着一個箱籠似的小屋，連人和行李都能容納，既經濟而又舒適，只嫌行得太慢一些。

朝拜聖地者的最大目標，是要吻一吻麥加市一座名叫「加巴」的建築物上的一塊黑石。在回教徒的心目中，這塊黑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有機會能夠吻它一下，那是終身引以爲榮的。

有些朝拜聖地的回教徒，受了風霜烈日的侵凌或瘟疫的襲擊，竟死在半路上，永遠不能達到目的地。可是，他們認爲這樣死了會直接進入天堂，倒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哩！

青春的驕傲

· 詩選 ·

幻想着我回到過往的金色樂園……

我的幼稚，我的好強，我的愛，都同時泛了起來，那麼沉甸甸地壓着心，是跳，是動，充滿詩意與舞姿……

什麼時候又將這金色的樂園擊碎，我隨即沉入另一個可怕的境地。

終於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離開校門，伴隨的還有一個純熱帶的孩子——我們四目相視，突然激動地擁抱狂笑。

有人同情，也有人卑視……然而，這些都將過去。我在想着，下一步應該如何挪動？好強，任性，浪漫，又在我心底活躍起來，推我向前——我不再是個無知的孩子了，我。

我住在黑水村山腳邊的一個人家，主人是對我過度的尊敬，很放縱我的自由，從來未曾干涉過我。

人的慾望愈高，則所感覺的愈不滿。

我要看，我要認識，我要活動——這幾乎是我每天痛苦的哀號了。然而，實實在在，我每天只是將腳擱在桌下，眼睛疲憊地在字裡行間逡巡。這是我的慾望在作怪，強迫我把那些厚厚的書本一部部吞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整個地厭倦了。不讀，不寫，不說話……我感到一種空曠的恐慌。

將近一個星期，我沒法理解到它整個的起因，只是可怕地過下去。在房裡，我躺在靠椅靜止地亮着眼睛，過上一二個鐘頭，一點也不想動，這是常有的事。——我或者在

思想了，有時我替自己解釋。

小房的光線本就很充分，那個黑角落還不時冒着濕氣，但我也習慣了三年。

一直到天色已黑，蚊蟲來襲，我發出幾聲苦嘆，把頭蒙在枕上。

我悶得慌！我悶得慌！

彷彿有許多許多充足的理由，要我摧毀這目前的生活模型。

於是，我又想了……

來一陣暴風，來一陣大雨，甚而來一場天災，來一場人禍——我是這樣哀號着。

然而，沒有，沒有，四周仍是卑微的滿足，空闊闊地。

終於鼻頭一酸，熱淚大顆地滾出來……

我的自尊，自高，倔強，任性，浪漫，在這裡都消失了。

我於是試着去找那久別不見的純熱帶孩子，但他不在。據說，他是整天都不在家的，也沒人知道他的去處。

心情散漫，也就不去下意追尋。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圖書館遇到他了。

他的神氣：木然，沒表情，對我彷彿是個陌生者。兩隻眼睛老對我望，手裡握着那

精裝的「馬來班敦」。

我問他的近況，他傻笑着望着我，沒有一言半語。末了，是我走我的，他走他的。

第二天，我又到圖書館去，不料又在那老位置瞥見他的烏黑的頭，烏黑的皮膚。

沒有招呼（這好像是多餘的），我就坐了下來。他仍是死死的兩眼，手裡仍是那本

精裝的「馬來班敦」。

「這孩子變得愈發厲害了。」我想，忽然也很可憐起來（這是現在以為可笑的）。

但我又沒去打擾，終於是我走我的，他走他的。

我仍是那麼表現着無可奈何的不耐煩。生活兩字老是啃着我的腦筋。

沒有去處，我就往往在圖書館中消磨了上半個白天，又在滿是塵埃的鬧市中打發走下半個白天。我久久思想着一個、二個以至

數十個問題，却都無法求得解決。生活太難過了，倘不是外出，在自己那

房裡又準要悶死。

難道這所謂「追求」，我問着自己。終於來了第四天。

我在圖書館讀着一部英文本的「印尼文學概說」，準備在適當的時機動手翻譯。

他木然地與我相對很久，彼此都保持着這種靜默。

「你每天都來？」

他點了點頭。（點得太輕了！）

「家裡怎樣？」

沒意識地笑了一下，他只說了一個字：「悶！」

「還有寫嗎？」

他搖了搖頭：「很想，可是寫不出一個字來。」

靜。

突然，他抬起頭，大聲地：「我們這圈子太小了，寫不出，也都因為這緣故！」

我驚愕起來。

這是我幾天來不曾感覺他木然的神情的潛力。

過了一天，我又去到圖書館裡。

我三言兩語道出心中的落寞。

「嘿！嘿！」他笑了，帶些酸苦。

「我們或許太年輕了——你幾歲？」

「只有十七。」他答。

下半個白天，靠了那輛老爺腳車，我們無目的地踏着。

「我所想的太高了，慾望太高，與實際就會顯得格格不入……」他說。

想不到又找回了一個同病相憐的「悶」朋友。「多可憐！」我們不時相互解嘲。

太陽很毒，我們在市街穿遂，稍有什麼出奇的事，便會駐足探頭，或相對錯愕。

在湖海的高原路上，我們多無聊地步行着，用石塊投擲着山腰伸長起來的椰梢。

在杳無人跡的海灘，我們一同游泳，打水戰，或相互追逐。

或者到那清幽的植物園去，在陰涼的溪流邊睡一覺，偶然談談彼此的願望或興趣。

更在一個月光不明的晚上，我們泛着小舢舨在海上過了一夜，捧着海涅的詩歌集，張着眼等待着第一線的陽光。

我們還經常到放映西片的影院去，看一兩部比較上乘的文藝片。跟吃飯一樣，到了袋子空時，都是你借我湊的。

無所事事，我是天一亮便找他，有時是他來找我，我們便沒計劃地共同化了這一天，以至夜半才回家敲門的。（開始時見女主人從牀上帶來睡意的臉，很為內疚；但過了些時，便自然起來了。）

我們有了個共同點，是這共同點把我們緊緊地連繫着。

我們過度地肯定了自己，老是想展拍着那對嫩翼，似乎甚麼都比別人強些。

——而悲劇就在於我們生活的對照。

突然來一陣大雨，並不能就令我們頹喪或就改變我們的前進。我們往往要在雨中抬頭，直至一身衣服都已濕透，才又互相發出狂笑。

「能搞出版工作多好！」有一天，他這樣說。

「對！但也祇是『多好！』」

「你別打岔——我近來又想出版一本書，我要把那些過去寫的編成一個集子，叫它做『黑土詩輯』。」

「錢？」

「當然找老馬啦，她的儲蓄少說也有三四百塊。」

於是，我們又沉默地思想着。

我在為「黑土詩輯」打封面的稿。

第二天，他帶來了那些詩稿。「我昨晚上都整理好了。」

我也把我自認得意的封面設計交給他。那封面渲染着強烈的熱帶色彩，一棵椰樹散着亂葉頑強地抵擋暴風雨的襲擊，「黑土詩輯」四字出自作者的手跡。

這樣，我們又再度陷入一種不可名狀的熱流中，到處奔走，呼號，為的就是這詩輯的出版。

咄！

一個星期以後，我們一聲不發地在圖書館默了整個上午——那個詩輯怕只能收回來束之高閣了。

又一次，我們的飽滿銳力遭到回擊。

其後，我們還想辦一個刊物，結果也是一樣地失敗了。

「浮滑的社會！虛偽的人情！滿腦袋是錢的假文化人！」

「豈有此理，竟也有說我們年紀還小的……」

叱咄着……不久也就將它忘了。這是生活中泛起的一兩個浪頭。

不耐煩地，我們又祇是把上半個白天消磨在圖書館，下半個白天穿巡在鬧市中。也不知那裡學來的，我們竟會常對生活採取了

「玩弄」的樂觀。自己往往承認自己沒有那些「社會人」自視聰明的行為，却又往往不輸給他們，讓給他們。就用了自己那幼稚得近乎孩子的純真向他們嘲諷，向他們反抗，

結果是我們自己無止境的狂笑。

任性，浪漫，對高貴者以極度的揶揄，彷彿這世上祇有我們兩個是最純潔、最清高似地。

我們也有口角的時候。當辯論一個問題，發現各人觀點的迥異，便漲紅着臉惡言相向，以至各人憤然地離去。

於是，我不找他，他也不來找我。我們都很孤獨，心變得格外空曠，原來我們在賭氣。

最初幾天，沒什麼感覺。

再過上幾天，心裡可落寞得可怕，有意地佯裝如偶然的碰頭，一場「葡萄成熟的季節」出來，我們又盡情地回味，偶而談一兩句，心又擁抱着了。

這是常有的事。

要跑，要動，要旅行，要到馬六甲，要到東海岸……這慾望是常常強烈地叩打我們的心的。然而，然而，也只有常常「嚮往」着而已。

一直到了以後，開始有了一個機會到內地小學執教時，才結束了這種生活。



遺產

·清雪·

這半個月來，余老太太的病可就越發沉重了。而余家上下大小，除小兒子老三外，幾乎每個人都盼望她早點死。但表面上誰也不敢顯得太露骨，有時遇到親友們前來探問老太太的病，還得勉強裝作哀愁的樣子，甚至故意擦腫眼皮，硬擠幾滴眼淚出來。

在老太太病勢最嚴重的那天，老大居然主張不請醫生。他說：「嘿！你們用不着那麼大驚小怪，這病可不是醫生能夠看得好的，還是聽其自然罷了！」

老二更是巴不得他這麼說。一來，省了這筆醫藥費，將來在遺產上可以多分幾個錢。二來，老太太死得更快，遺產也就可以早些分到手。

然而，老三可不是傻子，這一切看在他眼裡，他那有不明白的。只是自己這一邊人單勢弱，孤掌難鳴，儘管他口口聲聲要替老太太延醫看病，誰也沒去理會他的話。

說起余家老太太，也實在够可憐的。打從十七歲起，她就跟着老先生東跑西跑，喫過不少苦頭。直到老先生四十歲上，才掙得這麼點家產，

可是剛過得幾年好日子，老先生就去世了。眼看這份辛勤得來的產業，已經葬送在幾個兒子手裡，她自己在氣急和感傷的夾攻下，終於一病不起。如今擺着這三個兒子和一個媳婦，除老三比較可靠外，其餘的可全不是好東西。因此，她就專疼着老三，並把財務移交給他手上。

老大身為長子，却不能掌握家中經濟大權，自然非常氣憤。其實，這也只能怪他自己太不長進，成日不幹正事，就是喜歡打麻將，而且不分晝夜地沉湎在四方桌邊。他的身體本就不十分好，這樣下去，那是更不濟了。

大奶奶呢，偏又最不受管閑事，那怕鬧得天翻地覆，也可以泰然安之。她長得肥胖肥胖，走起路來，就像鴨子一樣，搖擺得十分吃力。所幸她也懶得出門去走動，而又最會享福，索性吃飽了就往床上一鑽，一覺醒來立刻就嚷着要吃，她好像只爲着吃喝睡眠才活下來的。至於家裡的財務啦，老太太的病况啦，丈夫在外頭的私生活啦，她可一古腦兒不管。況且家裡的老媽子又很會迎合她，老早就摸準了她的脾性，凡是魚肉海味可都揀頂好的給她嘗。當然，這多半也是因爲大奶奶最肯賞錢的緣故。

老二自幼就不喜歡唸書，到如今不學無術，但却嗜賭如命，暗地裡欠下了很多賭賬，這件事只瞞住了老太太，別人可全知道。不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日子一久，竟也漸漸傳到老太太的耳朵裡。老太太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當着家人面前，把他狠狠地教訓了一頓。這一來，他可把老三恨之入骨，因爲他認定是老三故意和他過不去，在老太太跟前做了手脚。

老三是個向內性的書獃子，平時絕少出門，就只躲在家裡讀小說。不過，他的爲人很老實，對於煙酒一概不沾，很能得到老太太的歡心。

這一晚，也跟往常一樣，剛用完晚飯，老大就給王家約去打麻將。老二仍舊是老脾氣，晚飯還不會嚥下，就急不及待的抹一抹嘴巴，匆匆趕

往賭場去了。

偌大的一座余宅，頓時沉靜下來，只有老三守在老太太房裡看書。老太太似乎已經熟睡，近來可越發顯得清瘦，全身沒有一塊肉，就只賸下一層黃皮包着幾根骨頭。

天邊掛着一輪朦朧的新月，四旁疏疏落落的散佈着幾粒寒星，周遭就只有一片呼呼的風聲，偶而傳來斷續的大吠，不期然使人感到一陣淒清。就在這時候，老太太已悄悄地離開了痛苦的人間，連要緊的話也來不及交代一句。

把老太太的屍體草草收葬完畢，還來不及等滿百日，老大和老二就鬧着要分產。縱使老三怎樣哭罵罵的不依，他們可早就請了舅老爺過來，把床底下那隻上代遺留下來的鐵箱子拖到大廳中，再去銀行保險箱裡取來鎖匙，當場就要請舅老爺開箱分產。舅老爺知道要勸也勸不住，唯有接過鎖匙，打了開來。但事有出於意外，裡頭除了幾件舊衣、一張房契之外，其他可甚麼都沒有。

這一下，大家全驚呆了。跟着再一查老三手裡的現款，除去喪葬開銷，也就所餘無幾。後來打開賬簿來看，原來在兩年內連續支出了三十多萬之巨。其中支得最多的當推老二，其次是老大，再其次就是大奶奶和浩大的家用了。

老太太一死，老二的債主們就天天逼着他追賬。老二給逼得慌了，只得找老大商量賣房子。老大對此倒無所謂，却急煞了老三，他死死抓住房契不放，聲言若是他們過份威逼，就要把它燒掉，看他們拿甚麼憑據去賣。這一來，老大和老二可全沒了主意。

最後，還是老大有手段，他不慌不忙的把舅老爺請到家裡，將目前的情況訴說一通。他老人家是個忠厚長者，終於答應出面調停，老三才勉強應允下來。

到現在，那屋子的大門外，不再有一「余宅」這二個金字的存在，而換上新主人的姓了。

重遊舊金山

黃潤宇

去年去美國，我曾在舊金山勾留了一些時候。這次從美國回來，我又在舊金山停了幾天。聽說從前孫中山先生在舊金山時，常住某會館的頂樓，老年人猶能記憶當年往事。孫先生平易近人，不識字的華僑，多有煩他代寫家信的。華人青年會附近的公園中，有一座高大的孫先生的立像，可惜是現代化的雕塑，面龐依稀相似之外，四肢與軀體合成圓柱型。偉人之紀念像，如此呈獻於大眾之前，甚為少見。在那公園中遊息的，老少均有。老者對談，尚用台山話；青年人相見，却是一片「噫」聲而已。（美國人當地出版的「世界日報」，用中英兩種文字印出，可謂老少咸宜了。中文版的年月，除了用中華民國之外，尚註出孔子二千五百零九年夏歷歲次戊戌。英文連廣告佔兩面，中文佔六面。

舊金山的唐人街，聞名全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那裏有如上海的租界，特成一區；除了華僑之外，只有極少數的猶太人和意大利

人。街市在山脚，山頂就是高貴的住宅和豪華的大旅館，竟不准中國人越界上去。直到美國人在珍珠港給日本打了一棒，中美並肩對日作戰之後，華僑才陞了格，如今處處有華僑的住宅了。難怪舊金山會議時，當地華僑簡直歡喜若狂，總算是有揚眉吐氣的一天。時過境遷，現在的舊金山華僑，要變成了美國公民，才會有安全感。

舊金山有一間出名的中學，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學生是華僑子弟，而且全是各班成績最優秀的。可惜來此的遊客，大都忽視了這點，他們只去唐人街吃雜碎，買假古董，說不定還想在某一個中國人的頭上找出一條長辮子來。

舊金山的氣候，四季如春，成為美國人養病和度假的勝地。橫直兩條舊式的有軌電車，在唐人街後的山頂交叉，電車公司每月要虧本二萬餘元來維持這兩條幹線。市政府本來想取銷它，可是市商會反對，理由是舊金山靠遊客才能繁榮，許多遊客之來此，目的就是要坐一下這古式的電車。我到舊金山之後

，便有人問：「你坐過那電車沒有？」的確，坐那電車也很有趣。兩側的乘客，腳能伸到街上去，你大可翹起腳在街頭慢慢欣賞，讓風馳電駛般的汽車在你腳邊飛過。車到半山，你可看見下面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車輛。到了山頂，舊金山全城在望，有山有海，有雲有天。從山的那面又緩緩下山，車聲隆隆，壓着鐵軌，吱吱作響。到終點時，停在一根鐵圓盤上，一位工友用一根鐵鉤鈎動圓盤，車又倒轉頭了。

舊金山的市中心區異常熱鬧，只是人口過份稠密。郊區却美麗極了，有一個很大的公園，坐汽車轉一圈也得兩小時。另外還有動物園、海濱娛樂場和一座廢棄的宮殿式的建築。這建築有點像羅馬的宮殿，參天的古木，配上紅色斑斕的牆，屋前有池，池中有噴泉，也有白色的天鵝，更顯得十分幽美。我想，在美國，恐怕只有這一處仍維持它的古色古香，雖然有點殘破，仍不失其壯麗。今天，古舊殘破的東西，在美國很難看到。我曾詢問領我去遊的李先生夫婦，他們也不知

這建築是什麼，只知是從前開博覽會的場所。我應為它的逐漸荒蕪而可惜呢？還是為它能保存它的原來面目而欣幸？

舊金山的海港極大，連接附近的島，有三座長而大的鐵橋。鐵橋懸在高空，大的輪船也可在橋下通行無阻。漁夫碼頭有許多小汽艇出租，供人垂釣或出海遊覽。海鮮貝殼，種類多，價錢平。活生生的小鱸魚，每條美金一元。珊瑚做的紀念品也不少。其他小玩意，却多是日本貨。

加利福尼亞大學和斯丹福大學都在附近，我因時間關係，不曾前往觀光，可謂失之交臂了。

歷史人物傳記 思齊集

著者：王恢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代售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四九六號

象徵和平的鴿子

苗·長·秀·

在人們的心目中，鴿子是一種和平之鳥。的確，鴿子的集體生活，經常是和平相處，十分友善。假如機會湊巧，還不難看到牠們彼此用嘴部啄刷洗拂對方的頸項和羽毛，表現出親愛精誠的樣子。

據說，在以往的戰爭中，當雙方打得難解難分，而又切需休息的時候，往往放出鴿子傳遞書信，作為談和的信號，這也是鴿子被認為和平象徵的由來。

鴿子又和易近人，性最馴良。如當牠們的主人用一些食米平放在手掌心裏，只須唸哨一聲呼喚，牠們便會拍翅飛停在主人的肩頭，就食那掌心中的米粒。這在其他的禽類，多少要存些戒心，不可能如此這般的。

因此，鴿子之被目為和平象徵，決非人類對鴿子有所偏私，而是人類基於長期觀察鴿子習性所得的結論。

鴿子，屬脊椎動物，鳥類，鳩鴿科，種類頗多，大別有野鴿家鴿之分：

野鴿的特徵，嘴短，鼻孔有軟膜，體之上面黝黑，腰部白或灰，頸至胸有綠紫彩色，常羣棲於沙礫地，啄食穀物及他種植物之種子等。牠們的巢，多築於岩石的罅隙中間，每年產卵二次，每次產卵二個，雌雄交孵，雛弱，賴母鴿哺育成長。因野鴿兼喜捕食田野害虫，對於農作物有益，故又被目為保護鳥。

家鴿，一名鶉鴿，由於人為淘汰關係，變種極多。一般說來，體之上面灰黑，頸胸為暗紅，體下黑或灰黑，亦有純白、茶褐、黑白交雜的顏色。相鴿之法，多以其眼來決定優劣，眼有大小黃綠硃砂數種，以轉睛而砂粗者為佳。牠們每月

一孕，每產二卵，一年中很少間斷，生殖力殊強。養家鴿者，不僅為了獲取其富有營養價值的鴿蛋，同時鴿肉滋美，亦為中西餐中款待嘉賓的上品。惟在養家鴿者之中，多有基於品玩欣賞的觀點，尤其對佳種視如至寶。

於此，我想起了一個有關鴿子的笑話：「某甲嗜鴿成癖，所畜名種甚多。因有父執某巨公會詢及其養鴿情形，乃選最佳者一對贈之。異日，再謁某巨公寓，問及那一對鴿子好否？不料對方答曰：『那一對鴿子的滋味好得很。』原來，他已把那一對鴿子吃掉了。某甲驚愕之餘，為之惋惜懊悔不已！」

顯然，當某巨公把鴿子當做菜肴時，便只有肉的价值，而缺乏品種的價值了。韓愈認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同樣地，要世上有相鴿專家，然後有名鴿可言。否則，殺之烹之，徒

讀者·作者·編者

「自然主義的法國文學」共二萬字，除上期登出一部外，本期已全部續完。我們一讀此文，對法國文學的源流及演變，當能得知一個梗概，進而認識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學新方向。

以寫雜文見長的申青先生，又破例寫了一篇小說，就是本期發表的「兵役」，也很精彩。這是敘述中國抗戰時期「抽壯丁」的悲慘故事，字裏行間，充滿着深沉的哀戚，兼具強烈的憤怒和憎恨，令人慨嘆不已！

本刊收到的稿件，向以短篇小說最多，散文最少。但本期發表的「青春的驕傲」，却是一篇清新可誦的散文，正如鳳毛麟角，極為珍貴。作者詩選先生，是一個年青的小學教師，他描寫那曾經痛苦地或溫馨地震撼過他的靈魂的生活片斷，有歡笑，也有悲哀，讀來特別感人心弦。

供老鑒之一快而已，何名之有？所以，同為名鴿，其遭遇則有幸與不幸的區別。

如果天氣晴和，家鴿多自動外飛覓食，故養家鴿者所費飼料有限。同時鴿性好群，家鴿自外歸來，可能率同一群野鴿飛回，常造成其主人意外的收穫。

家鴿中有一種叫做傳書鴿者，一名飛奴，亦名通信鴿，嘴長而端尖，眼緣裸出無毛，就巢性特強。當其主人携之離家遠行時，如欲向家中報導平安消息，祇須將寫好的信繫在鴿足，向空一拋，雖遠在數百里外，牠也可以如時飛回，不致失蹤。關於憑鴿傳書一事，在以前交通阻塞、郵電滯遲時期，極端需要。即現代戰爭中，仍有借重軍用鴿的地方，必要時依然偶一用之。

由此可見，鴿子對於人類，有過一段長時期的服務和貢獻，也是牠們所以和人類構成親切關係的歷史淵源。

要之，鴿是一種具有信義和平道德的鳥。傳書不失時，是牠們的信；眷戀故巢，是牠們的義；至就牠們的和平性格言，如上所說已多，似乎不必再加註解了。





星馬

沙漠出版社着手編印新綠叢書一套，擬定先出下列數種：●魯萊英（小說集，魏萌著）；●山民曲（詩集，馬陽著）；●第一次飛（小說集，吐虹著）。

馬華青年作家王炳炎，年來埋頭寫作，經已完成一個五萬餘字的中篇小說，並決定自費出版。

南洋大學當局，刻正計劃設立一個「叢書編審委員會」，專門負責從事出版學術著作，以及編纂學報工作，期能

與各國大學學術水準媲美。

連士升先生收集過去刊於「商餘」之書札四十八篇，印成「海濱寄簡」問世，列為南洋商報叢書第四十八種。

台灣

台灣省婦女作家協會，曾於上月舉行第四屆年會，選出新任理監事如下：理事：王琰如、許素玉、張雪茵、張明、鍾梅音、辜祖文、潘錦端、盧月化、邱七七、宋劍霞、章一萃、王文漪、李芳蘭、王淑心、張淑亞。候補理事：張淑茵、郭良蕙、潘希真、林海音、潘人木。監事：蘇雪林、李曼瑰、謝冰瑩、孫多慈、王韻梅。候補監事：郭晉秀、王怡之。

中國文藝協會，也在上月舉行第九屆年會，選出下列各人担任新理監事。理事：張道藩、陳紀濤、齊如山、郎靜山、梁又銘、李辰冬、王平陵、何容、趙友培、王藍、鍾雷、何志浩、宋膺、謝冰瑩、梁中銘、吳若、穆中南、喬竹君、董心銘、屠義方、王珏、魏希文、張明、董世璋、王集叢、周志剛、葛賢寧、李青來、呂天行、李中和、郭嗣汾。監事：羅家倫、蘇雪林、陳雪屏、任卓宣、馬壽華、黃君璧、李曼瑰、水祥雲、羅時賜、程其恆、路途。

中國大陸

中共原想以幾十年的工夫完成一部「中國植物誌」，現在據估計可以提前十年完成。這部書全部完成共有二千萬字以上，有插圖三千多幅，按植物科目分可有六七十冊或更多。

大陸新文藝創作無人問津，古典文學作品普遍流行。成都市圖書館每年讀書人次達卅五萬，「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固然是席不暇暖，就是「拍案驚奇」的初刻二刻，其流通冊次也大得驚人。與此相反，被稱為社會主義優秀作品的「三里灣」、「布谷鳥又叫了」等等，却又流通很少，或根本沒有流通過。

其他

我國名著譯成英文法文者，據翻譯名著專家會議報告，已有下列數種：

小說

紅樓夢——由李治華與Donlman 兩人譯為法文。

儒林外史——英國 Dawson 譯（尙未付印）。

水滸傳——有兩種英文譯本。

老殘遊記——有英譯本。

金瓶梅——英國 Egetm 譯（已售完，將再版）。

宋元話本——Birch 譯（尙未出版）。

戲劇

西廂記——熊式一譯（已出版）

漢宮秋——Keane 譯（尙未付印）。

詩

中國詩選——羅大綱法文選譯本（已出版）。

中國詩選——胡品清女士譯（法文本已出版）。

中國詩選——李治華與Donlman 譯（尙未付印）。

楚辭——牛津大學之David Hawke 正在譯中。

文言文

唐人傳奇——Denville 正在譯述中。

